

黑女尋神記



蕭伯納著

汪倜然譯

黑女尋神記
蕭伯納著 周然譯
小說篇

1933

上海書店界書讀士

●●黑女尋神記●● 實價五角

蕭伯納著 汪 倜 然 譯

出版者 上海讀書界書店

辣斐德路辣斐坊四十二號

印刷者 均益 利國 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牯嶺路十六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

總發行所 大 光 書 局

上海麥家圈交通路 電話九三一三

代售者 現代書局 生活書店 作者書社 及各大書店

二十二年十月 初版二千本

「上帝在哪裏？」黑女問那使她信教的傳教師。

「他說過：『尋我者找到我』」，傳教師說。

這傳教師是一個小個子的白種女人，年紀還不滿三十歲。她是一個古怪的小人兒，因為在她那本國英格蘭的很高貴而又頗小康的家庭裏，找不到一點靈魂上的滿足，所以就住下在這非洲的林莽裏，來教非洲的小孩子們愛基督和崇拜十字架。她是一位天生的愛之聖徒。在學校裏，她對於她的先生們，不是敬愛這個就是敬愛那個，而且那種熱誠的崇拜簡直是無可指摘的；可是有一樣，她對於那些和她同樣年紀同樣地位的女孩子，却總是很瞧不起。在十八歲時，她就和一些誠

摯的教士們發生起戀愛來，而且的確曾經接連地和六個教士訂過婚。可是真的到了要緊關頭的時候，她却總是取消了婚約；因為這種戀愛的事情，起初固然是充滿了狂歡和希望，到結果却不知怎樣，總是變成不甚真實而且難以把握。而那些教士們，因此突然地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婚約的，倒也並不都想掩飾他們那釋然的逃脫的感覺，彷彿他們也明白了：夢這東西到底不過是一個夢，或者是一種可以用來表明實物的隱喻，而它的本身却並非實物。

然而一個被棄的情人却自殺了；這悲劇倒給她一種非常的欣喜。她彷彿是從一個假幸福的愚人底天堂被帶到一種真實的境界，在那境界中深刻的苦痛便成為超凡的歡欣。

但是這事情到底使得她那種古怪的婚約就此終止。這話並非說那是她最後一次的訂婚，不過是有一位深通世故人情的表姊，——這人底聰明她有點害怕，而

且曾經老實不客氣地罵過她，說她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子，是一個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天又批評她的不是，說她不該在她後來的幾次訂婚裏，再想鬧一次叫人自殺的玩意兒；而且說有許多女人，還沒有像她這樣作孽，都已經犯了絞殺罪哩。她雖然明曉得這話是不確的，而且她那位表姊，既是一個塵世間的俗物，決不會懂得什麼；可是她亦知道：照世故人情說來，她表姊底話的確很有道理，並且她這種引誘男子訂婚的奇怪玩意兒，也真的非停止不可，因為她現在已經明白，她和人訂了婚約是決不會守約的。因此，她就拋棄了那第六個教士，索性跑到最黑暗的非洲去傳教去了。後來那教士和她的表姊結了婚，而且因為她表姊底聰明和見識，居然做到了主教；她聽到這事情的時候，曾經很生一下氣，但，那是她罪惡行勳底最後的一次了。

且說那黑種少女，天生就一副優美的身材，她那黑緞子般的皮膚和發亮的筋肉，真使得白種人的傳教士在相形之下好像灰白的鬼魂一樣。她是一個有趣的信徒，却不能說是十分使人滿意。因為她對於基督教的接受，不是聽人擺佈地柔順，却是出人意料之外地喜歡多問，結果就使得她的老師祇好隨機應變地造出許多說數來回答，而且還要臨時杜撰些證據出來以資印照，所以到後來也就承認，照她所講的基督底聖蹟，添上了那麼許多附帶的情節和「土製」的教義，要是福音書底著者復活過來，聽見人家憑了他們的名義在講着這樣的故事，他們是一定要聽得又驚又呆了的。所以這位女傳教師選了這樣一個特別荒僻的車站來住下，在起先固然是一種虔誠的舉動，到後來却是成為不得不然的了。因為要是在熱鬧點的區域裏，說不定會來一個敵對的傳教師，那時她的祕密就有被拆穿的危險，就會給人知道：雖然在她所手製的福音布丁裏，最好的幾粒葡萄乾是從聖經裏摘下

來的，而且背景和角色也是從那裏借來的，可是這樣地合成的宗教，即使帶着些編製的成分，到底還是這位傳道師自己的直接靈感底產物。所以，唯有做一個孤獨的拓殖者的傳教師時，她才就是她自己的教會，可以隨便決定這教會底教義，而不必怕要被人當作異教徒，驅逐出教。

但是，當她教會了那黑少女讀書之後，在她的生日那天給了她一本聖經時，她也許太冒失了；因為當這黑少女一字不遺地接受了她老師底回答，拿起她的木棒，走入非洲底森林裏去尋覓上帝時，她居然帶了那本聖經去，當作她的游歷指南。

她所遇到的第一件東西是一條非洲的大黑蛇——那種惹它一下就要咬人的毒蛇之一。且說那傳教師，她是喜歡喂養小動物的，因為它們又肯和人親熱，又從

來不多問說話：所以她總教訓那黑女孩子，能不殺生時總以不殺生爲是，並且對於一切都不必害怕。因此，這黑女孩子就一面把她的棒抓得緊些，一面對那大黑蛇說：『我不知道是誰創造你的，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使你有這種想殺我的念頭和做這種事情的狠毒心腸。』

那大黑蛇立刻扭一扭頭，招呼她跟它走。就引她走到一大堆的石頭上，石頭上端坐着一個身材魁梧，貴族式面孔的白人，一副優美合度的容貌，一副神氣的鬍子和滿頭鬚曲的頭髮，白得像雲母一樣，還有一種殘酷嚴峻的表情。他手裏拿着一根杖，好像是王笏、粗手杖和梭標相合而成的。他舉起這根棒立刻打死了大黑蛇，蛇那時正在卑恭地崇敬地行近他。

黑少女，受慣了不怕一切的教訓的，不覺對於這人起了惡感，一則是因爲她覺得凡是壯健的男子都應該是黑種人，祇有傳教的女太太們才是白種人；二則是

因爲他弄死了她的朋友那大黑蛇；三則是因爲他穿了一件可笑的白色睡衣，她看了這睡衣不禁想起她的老師來。她老師常常對她說，一個人應當覺得自己的肉體可恥，應當穿穿裙子；可是關於這一點，她是再也不肯相信的。因此當她和這人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裏就有一點瞧不起的口氣。

『我是在找尋上帝』，她說，『你能夠引導我嗎？』

『你已經找到他了，』他回答。『你立刻跪下來拜我，你這狂妄的傢伙；否則別怕我發怒。我乃是宇宙之主的上帝，我創造天和地，以及天地之間的一切。我造了蛇底毒和你母親胸裏的乳。死與一切的病痛，雷與閃電，風暴與疫癘，以及其他證明我之偉大與尊嚴的一切，均在我的掌握之中。跪下來，小姑娘；下次你再來參見的時候，帶了你所最心愛的孩子來，將他在我面前殺死，作爲祭我的犧牲：因爲我喜歡嗅那新潑的血腥氣。』

『我沒有孩子。』那黑少女說：『我還是一個處女哩』。

『那末帶了你的父親來，讓他來殺了你，』宇宙之主說。『而且你得留神叫你的親戚們多帶些公羊母羊山羊，在我面前燔炙了來祭祀我，以博我的歡心，否則我是一定要使他們染上瘟疫，顯顯我是上帝的顏色的』。

『我不是一個黑小子，又不是一個大傻子，會相信你這種強橫霸道的胡說』，黑少女說；『而且，憑了我所尋求的眞上帝底名義，我要一棒打死你，像你打死那條可憐的大黑蛇一樣』。她於是舞動她的木棒，縱身到岩石上去打他。

但是當她到了岩石頂上時，那裏却是什麼也沒有。這使她惶惑得祇好坐下來，翻開聖經想找點指示。但到底不知道是因為被螞蟻咬了哩，還是因為年代太多了而自然破爛，她一打開聖經時，最初的若干頁竟都化爲灰塵，隨風吹去了。

於是她嘆了一口氣，就站了起來，繼續她的尋求。她立刻驚動了一條響尾蛇，或者是唾蛇。蛇正想溜開去，可是她却對它說道，『喂，啲嗒，啲嗒，你的脾氣倒不像大黑蛇那麼壞，你先給人警告；要是我們悄悄地幹我們的事情，你也就悄悄地幹你的事情。你的上帝一定比那大黑蛇底上帝好』。

聽見這話，響尾蛇就回過頭來，招呼她跟它走：她就跟它走。

它領她走到一塊優美的草地，草地上坐着一位老紳士，細柔的銀白鬚鬚和頭髮，身上也穿了一件白的睡衣。他坐在一張檯子旁邊，檯子上鋪着白檯布，而且放滿了詩稿和用天使翅底羽管做成的筆。他的樣子仁慈得很；但他那朝上的蹺起的鬚鬚和眉毛都表現出一種十分自滿的狡猾，可是那黑少女看了祇覺得無謂可笑。

『乖乖的小啲嗒』，他對那蛇說。『你帶了個人來和我辯論了。』於是他給

這蛇一隻蛋，蛇就歡喜地帶了蛋到森林裏去。

『不要畏懼我』，他對黑少女說。『我並非一個殘酷的神，我是很講理的。』

我所喜歡的事情不過是辯論而已。講到辯論，我是一個老手。不要崇拜我。責備我；向我吹毛求疵；不要怕我聽了難受。丟點東西在我嘴裏；讓我可以來辯論它。

『世界是你創造的麼？』黑少女問。

『自然是我，』他說。

『那末你爲什麼造了一個罪惡很多的世界呢？』她說。

『妙極了，』那神說。『這正是我要你問我的。你是一個聰明有智識的女孩子。從前我有一個僕人名叫約伯(JOB)，常常和他辯論；但他是那麼恭順而且愚蠢，我必須要把最可怕的災禍降在他身上，纔能夠引起他的怨言。他的妻叫他咒

罵我而死；我不怪那可憐的女人。因爲我使他男人過的日子確太可怕了，雖然後來我補償了他所受的損失。到了最後我弄得他敢和我辯論的時候，他以爲他自己很了不得。但我不久就顯顏色給他看，他祇好承認我比他利害。我痛快地打倒了他，我告訴你。」

『我不高興辯論，』黑少女說。『我祇要曉得，假如世界真是你所創造的話，你爲什麼要把它造得那麼壞？』

『壞』！那位辯論老行家說。『嘿！你居然神氣活現地責問我起來！你是誰，請問，你有什麼資格來批評我？你自己能夠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麼？祇要試試看就是。試來創造世界底一小片段。譬如說，造一條鯨魚吧。等你造好的時候穿一個鉤子在它鼻子裏，牽來給我看。你知道嗎，你這可笑的小虫豸，我不但是造

成了鯨魚，還造了一個大海讓他可以游泳呢？整個的偉大的海洋，下至它那無底的深處，上達重重天庭的頂點。你以為那很容易吧，我想。你以為你自己能夠做得比這更好吧？我告訴你，年輕的女人：你應該把你的那自尊心拿掉。你連一隻小老鼠都造不出來，却搭架子來攻擊我，而我却是創造過「蠻珈犀靈」(Megatherium 註)的。你不能造一個小池子，却胆敢來和我瞎說，要知道我是七大海洋的創造者呢。你再過五十年就要醜了老了死了，而我的威嚴却萬古常存：可是現在你竟來教訓我，彷彿你是我的姑母似的，你以為你比上帝還要能幹，是不是呢；我這番辯論，你有何言可答？」

〔註〕Megatherium 係洪積時代的一種極大巨獸。

「那並不是辯論：祇好說是譏諷」，黑少女說。『你似乎連辯論是什麼都不知道哩。』

「什麼！我，世人都認為是辯勝了約伯的，會不知道辯論是什麼！我祇好向你笑了，孩子」，這位老紳士說，頗覺憤憤不平；但因為太驚駭了的緣故，竟對於眼前的情勢不甚了然。

「我不怕你向我笑」，那黑少女說。「但是你並沒有告訴我你為什麼不把世界造成一個完全是好的，却造成一個有好有壞的混合品。你問我能不能將它造得好一點，那不能算是回答。假如我是上帝的時候，世上決不會有「仔仔」蒼蠅（註）。我的同胞們也決不會昏倒地下死了，或是生着可怕的無名腫毒，或是行惡犯罪。為什麼你在大黑蛇底嘴裏放了一個毒囊，而別的蛇沒有毒囊也能生存？為什麼你將猴子造得那麼難看而小鳥們却那麼美麗？

（註）「仔仔」蒼蠅 T'sense Flies 是非洲所產的一種毒蠅。

『爲什麼我不可以？』這老紳士問。『你回答我這句話』。

『爲什麼你可以？除非你是喜歡害人的』，那黑少女說。

『猜謎子的問話不能算是辯論』，他說。『這不是堂堂正正的舉動』。

『一個不能回答我問題的上帝對於我是無用的』，黑少女說。『況且，假如世上萬物真是你所造成的話，你當然知道爲什麼你要將鯨魚造得像畫裏畫着地那樣醜。』

『要是我高興將它造成滑稽好笑的样子，那管你什麼相干？』他說。『你是誰，要你來吩咐我、我應該怎樣地造東西？』

『我真討厭你們』，黑少女說。『你們弄到後來總是發臭脾氣。我不相信你會經創造過什麼。約伯一定笨得厲害，纔會看不破你這種把戲。在這個森林裏，冒充上帝的老頭子太多了。』